

湖畔

张兆和
著



张兆和
小说精选

Lakeside

湖畔

张兆和
小说精选

张兆和
著

Lakesid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湖畔 / 张兆和著. — 长沙 : 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13. 9

ISBN 978-7-5438-9859-2

I. ①湖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36951 号

出 版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(地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)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40×960 1/16

字 数: 91000

印 张: 10.5

出版时间: 2013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人: 谢清风

责任编辑: 曾赛丰

特约编辑: 刘洁丽

封面设计: 天行健设计室

美术编辑: 关宇威

ISBN 978-7-5438-9859-2

定 价: 26.00元

发 行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(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)

联系电话: 010-64426679

邮购热线: 010-64421810

传 真: 010-64427328

公司网址: www.yongsibook.net

投稿邮箱: pd@yongsibook.net

费家的二小

二小在她自己家中，是一盏灯，一朵花，一簇欢欣。颜色光明眩目，声音清新悦耳，青春的愉快酿了一脸的微笑，样子在任何时节见了皆令人高兴。

父亲是个老农，这一家之主，田中锄田耗草劳作了一整天之后，全身筋骨为疲劳所浸透，带了点儿说不分明的埋怨，回到家来时，几乎快瘫倒了。只消二小迎面一声：“爸爸！”接着倒茶，打水，端长凳，摆碗放筷子，在老人面前跑来跑去一阵忙乱，老农一切的委屈，在这情形下，就完全打发尽了。

家中还有个哥哥，近三十岁了的人，还是一个单身汉子。由于天的吝啬同人的吝啬，世界上女人纵多，许多地方把人

当人作数，这正直诚实的庄稼人，似乎就永远不配得到一个女人。这人身体结实如公牛，性格忠厚如母牛。本地既连年水旱兵匪迭次而来，每个人皆应蓄了精力来对付那一块土地，每个人都得在自己一分灾难上担当一切。娶一个老婆既不是他的分，他就本本分分帮助老父亲耕田种地，从早到晚劳作。口渴了，伏在田塍小溪边，大碗的凉水喝下，饥饿了，凡是可吃的全从那张大口填进胃中去，夜了，就躺到自己木板床草席上睡觉。身体性格既强健循良如一种畜牲，故从不逃避工作，也不怀疑生存，不同城里人一样，胡思乱想打算发财交好运，同时也不头痛伤风害病。镇上一百个大手大脚农人中，一百个不同的外貌，一百个心，全是同样听天由命无所欲求浑浑然度过他们一生那么样的人，二小哥哥却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。

这人的确可算个很好的人。那分朴素的愚蠢，同大地正相亲洽。虽本镇人共通的坏处，在这个单身青年农人性格上同时也未尝不可以发现：有了机会，把严冽的烧酒灌到腹中去，全身发热发酵时，那种酒后脾气也真是脾气。爸爸，妹妹，不管是谁，到了那个时节，一切粗话野话全骂得出口。那时节，平时那一分好处也完全失掉了。但这人就并不常常喝酒。有时即或小醉了，人还一半清醒，同谁有了争执骂出野话时，一听到老父亲的叽咕，再经二小眼光光的望着，半嗔半劝的数说了一

遍，这醉酒者便什么话也不敢再说，只老老实实的躺到自己铺上去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二小在家中是顶小的一个人，但在许多地方又像顶大的一个人，家中不止哥哥有些事情怕她，爸爸甚至于也必需怕她。父子皆为这女孩子所慑服，二小自己也看得明明白白。为什么家中人得“怕”她，这总有个道理，可是她不必明白这道理。

二小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做闺女，按照本乡风气，未出嫁的闺女日常所做的事情：烧茶，煮饭，浆洗衣裳，把青菜蒸好，晾到太阳下去晒，再揉些盐放入大瓮里作霉干菜，用油枯灰浸煮自绩自织的麻布，回头又拿到小河里去漂白。……真可谓样样来得。每日照料两个男子的饮食以外，还得喂鸡，喂鸭，喂狗。她不论做什么总那么一股精神，把一切事情作完了，便坐到小院中石礅碌上去，轻轻的唱着。为娱乐自己，娱乐家畜，总轻轻的温柔的唱着。

按照本乡的风气，一个女孩子生下地来，若果命运不派她出世时淹死在水里，就得很早送给人家做童养媳。二小出世时本应当溺死。可是母亲来不及打发这女孩子回去，自己就死掉了。爸爸怀念着母亲，却把二小好好的喂养下来，在一种俨然奇迹中使二小长大成人了。

本地习惯对于一个女孩子，不管如何为家中所重视，到了

十二三总得给定下一个人家，十五六就筹备一份妆奁，嫁给一个男子，十七八左右，便规规矩矩替那人家生养孩子了。女孩子十六岁还不出嫁，少不了就成为隔壁邻舍婆婆妈妈来担忧发愁的人物了。

大家将想：“姑娘那么大了，不给打发出门，不进尼姑庵就只有嫁四五十的老癞子填房，真是古怪的爸爸妈妈。”

这种女孩子若出门到别处去，老年人望着那苗条身个子，大而乌黑的辫发，总忧愁似的，替自然与习惯叫屈。女孩子既熟透了，应当在自然方面担负一分义务，逃避这义务便是罪过。照习惯说来，十六岁女孩子已不许搁在家中。这些人似乎正为这点原因发愁。

二小今年恰巧满十六岁，一个结结实实的大个子，一头乌油油的黑头发，眉眼端端正正，身材灵活，挑水煮饭洗衣绩麻样样都来得，又会作一手好针线，正是镇上每个单身汉子心目中的活观音。年轻人见她在井边打水，走过身时总得想法子替她出点力，就便说两句痴话。女孩子见她时，不妒忌她的便得亲近她。做父母的全想有那分福气，把这女孩子一花轿抬进屋里来做媳妇。

由于二小体面，能干，庄重，和气，且那么一包年龄还得不到一个主子，因此自然就忙坏了许多做媒的人。媒人来了一

趟又是一趟，提亲的去了一家又是一家，这里面自然也就并不缺少多少本镇上令人看来眼热的人家。可是那个爸爸，那个哥哥，再加上她自己，不拘某个媒人上门时，其中总有一种理由，把这来人的提议打消。无论你有什么田地，姑爷生长得如何一表人材，如何俊，无论你媒人多么伶牙利齿能言会说，为人古怪的费老爹那一关，首先就不容易通过。

人来时，和气得同贩牛商人见税官神气，一面喝着苦茶，一面谈闲天。先是装成从容不迫的神气，讨论米价盐价，后来方慢慢转到婚事上来。

这一方面虽绕着弯子提这件事，那方面却常常不必来人把话说毕，就提到了结论，一切无商量余地！

来人解事的，见失败了，为自己留着个希望，预备再来一趟，必定说：

“大伯，大伯，你听我说，这件事就这么那么办，过些日子我再来取一个信，留句话到十天半月说也不迟。”

那老爹总摇着斑白的头颅。即刻把半月后的答覆告诉来人：

“早早的我就说也得了，用不着十天半月。我告诉你：‘不成！’”

那人若不知趣，还是用一种由于习惯装成的笑容，把脸子

压得扁扁的，再来说废话，老人便不作声，自己扬长走开了。

老爹不管有人无人心里总那么转着：做媳妇的日子长，做女儿的日子短，要给人，也得过两年再说。也许这算得是一种私心，然而天下做父母的，若果女儿乖巧解事，谁没有这种私心。

由于老爹的固执，许多人都不得不在这老爹固执的摇头之下，将一把希望抛去。

就因为老爹言语上那点神气，许久总还保留到一些人记忆上，大家失望之余，便自言自语的议论着：“老头子眼睛生在头顶上，只望见天上的星子。女儿还小，一百岁还小，这会子不给人，过两年搁老了时，白送给屠户，屠户人家还不要哩！”

但凡认识过二小的一切人，却仍然那么欢喜二小。一说及费家二小，对于老爹的固执不大原谅，对于二小的命运，必代为抱屈似的，用惋惜口吻来讨论这个人。

“二小命不好，娘早早的撒了手就走开不管了；若做娘的活在地面上，自己记起自己做新媳妇的规矩，也不会把个好女儿白糟塌了。”

“只因为那古板老头子，从不放口，好像等薛仁贵似的等着，不知将来谁骑了白马来招亲！”

.....

不是那么说也就是这么说，费老爹听到时装着不曾听到。他有他的主张。为了心上那点主张，使他对于外面人的一切议论，只在脸上挂着一丝儿微笑。人家不懂他，他也不求人懂他。

二小究竟是命好命坏，谁能判定？在这个家中，虽然穷一点，缺少种种乡下财主的舒服，但乡下人天生若是穷点的人，家庭又十分和气，就从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舒服。这家中爸爸宝贝她，哥哥宝贝她，任是什么总把二小放在第一位。任何时节各人眼睛接触眼睛时，总那么温和亲爱。做事情时，一切粗糙的不是一个女孩子所能担负的，作来脸红气喘时，爸爸哥哥不拘谁个见到了，总抢着去帮忙。譬如抗取大束的稻草，背负超过一个女人所能担负分量的红薯，若为了点强悍天性，爸爸哥哥帮忙时也偏不要，红着脸把事情做完，那边父子俩便笑着褒奖二小“二小，可了不得，力气快可以打豹子了。”二小一面用青围腰揩额上的汗水，整理鬓边头发，一面就说：“这也希奇！还不到八十斤，再多点也不会把脊梁骨压断！”虽然那么说着，第二次的事，哥哥可抢先做去，再不许二小动手了。二小还为那一点夸奖十分快乐，见哥哥替工，必仍然抢着去做。若那时正负稻草，就也抗了一小束，陪哥哥把工作处理完事。有时做的是一些女人所做的事，譬如切猪草，拌糠，做酸菜，

在小磨石上推豆浆米浆，爸爸哥哥见着了，觉得正闲着无事，一面同二小谈点本乡故事，一面来帮二小的忙。二小见父兄两人处理得毫不得法时，二小必同做母亲的一样，微笑着，把牙齿咬了下唇，装成生气的样子，撵开两个人：“得了！得了！这不是你们做的事，你们一来就全弄坏了。好好的为我坐到灶头那边去，让我来！”爸爸哥哥互相望望，也就微笑着，规规矩矩的坐到一边去看二小做事了。

二小在这一家中间，事情似乎做的顶多，但一切工作皆永远不使她厌烦。

由于早年无母与小小的就为父兄所疼爱，二小血液中混杂了两种不同的性质：早年丧母，一家失去了主持家事的重心，照应男子们衣履茶饭，料理一切繁琐家务，既全得二小，这份工作很早就在二小身上养成一种温柔持重的母亲品格；家里的事并不比田里工作轻松，二小能独自不慌不忙从早到晚埋头工作，把一切料理得妥妥贴贴。凡事由她主持，使她倒像个中年妇人，反以替丈夫儿女日夜操作到筋疲力竭为一种安慰了。另一面呢，由于父兄的过事溺爱，二小便成为这家中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儿了。二小虽可以把家事处置得上好，同时也仍然可以蹲在地上尽可能的装小撒娇，得父亲来摸着辫发，乖乖宝宝的加以爱抚。哥哥若上茶馆，也总永远像把二小当成小孩子一

样，不忘记为她带点吃食回来：一包花生，或两串糖葫芦。见了二小时就说：“二小，这是你的。”二小见了，把她应得的一分弄到手时，总欢喜得同小狗一样，站在门槛上，一面吃一面摇着头颅。二小有事时作事，无事时，拿了小小竹管子，屋前屋后的吹着，家中人也不说她笑她。

一家人口既那么亲爱和气，一切生活既那么自然，只要人不懒，天肯照应，年成不捣乱，衙门里不派捐款，不加租税，这家人一年四季过的全是快乐温暖的日子。日子既过得十分从容，故眼看着别人家女儿到了相当年龄，就坐上一乘花轿，跟着一阵吹吹打打，给抬过另一陌生人家去做媳妇，为那陌生人家操作，伴同一个男子去过活，这类事在二小看来，就毫不觉得可以羡慕。她在她那地位上，如同一个喜鹊在它自己巢中，这个巢她住得上好，就从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她会离开这个巢同身旁的父亲哥哥，向一个陌生地方飞去。同时父亲同哥哥，也似乎不曾想起这连结得那么坚固的父子三人，忽然会有分别的一日。

当第一次有人来为二小做媒时，一种冒昧的提议，竟给了老年人极大的惊讶，他完全想不到有这种事情！他想象这是人家见不得他有这么个好女儿，要来对付他，把女儿讨去折磨，故当时打发了媒人走路后，还为这件事不愉快了半个月。后来

提亲的愈来愈多，简直叫他不耐烦起来，他就把这些人认为“好事贪财不吉利的家伙，”来一次生一次气。粗声大气的把那些平时自以为有点儿相熟方来做媒的人物，打发出了门，还认为晦气得很，非得同儿子把那人坏处说说，便不能快乐。每一个提亲的人家，两父子皆能挑些短处出来作为拒婚的理由。家庭坏一点的自然不成。太好了一点呢，就说：“那家太好，我二小不配。”让媒人瘪了个嘴走路。

费家父子平时在任何方面待人接物皆显得十分厚道，只有在这件事上，固执处同小气处，把人变得异常不和气！

五月的天气，午后太阳晒在人头上背上，使人开始感到一点儿烘炙。

费家父子正合力在一畦秧田里拔除杂草，用平头锄开沟导水。

远处大路上有人走来，瓜皮小帽，灰布长衫，玄青色土布马褂。这人刚一见父子两人，就连连作揖打拱，用大喉咙喊：“老爹，好忙！我打你家里来着，你家二姑娘说你在田里，我就找来了——打扰你，我有话来同你商量！”

老人抬起头来，由那一顶镇上唯一有绅士风的瓜皮小帽，就认得这个人是兴德堂药材店的老板秦三，一个专门包揽闲事的家伙。当下老人放下手中锄头，还了一个揖，“三爷，什么

事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好事！”

老农一面带了点掩不去诚实的狡狴的望着那个人，一面轻轻的说：“好讨厌的事。”

说时跨上田塍，两人一前一后走过路边那株大榆树荫下去。

到了树荫下，药店老板笑嘻嘻的，满脸带了谄谀的神气，说：

“我给您恭喜来着。这回别再不给面子了，乌七八糟不像样的人家，我秦三脸再老也不会来碰钉子了。这回提的人家包你中意，不是别人，大云集的刘财主！”咬着字眼儿说过了对亲的门户时，他便把一双小眼睛瞅着费老爹，好像探询的神气，仿佛在问：“听着了么，刘财主！”

老爹知道这个刘财主。大云集刘家是北乡数一数二的土财主，也是北乡数一数二的恶霸。平时倚势凌人，无所不为。靠放印子钱盘剥贫民发作起来，为富不仁，不犯人法也逃不了天罚。费老爹听到这个名字就极不高兴，但他却勉强笑着。他说：

“三爷，你在拿我开心了，我们什么人家，高攀得上？”

瓜皮小帽以为老头儿有点动了，只怕自己女儿配不上。便趁势和彩：“原说，那些大户人家那里把我们庄稼人放在眼拐

上？这回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！大爷听说你家姑娘贤惠能干，说：‘只要人，不管门第。’这，那来的好运气！我说：‘那好办，我去我去。’如今就那么来了。好爹爹，答应了吧……”

老农想打那坏蛋一巴掌，手已辣辣的，却伸不出去。秦三见老爹不语，还以为他迟疑不决，便又把声音放低放软，半劝半诱的数说了许多别的好处。见老农还是沉吟不语，便说：“我说，老爹，你别打不定主意。你家二姑娘年纪也不小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老耽误在家里您也不怕背地给人骂！挑女婿挑了十几年，现在挑上一个活财神！”声音至此更低更软，含了不少卑鄙下贱成分。“想罢，你不趁此答应了，得一笔礼金，了一场心愿？而且，那么个财主女婿，还少得了你下半世穿的吃的？一切放心，保山在此！……一切有我！”

老爹见话越说越不入耳，手伸出去了却不能打那么一下，便搔着头说：“不行，穷是命。”又说：“我穷了一辈子，到现在也不想靠女儿发财享福！这回多多得罪，不能答应，您回去请回上大爷，说：‘二丫头毛手毛脚，乡下人不懂得大家规矩，不敢送到大户人家去丢丑，’得了。”

话既说得这么绝决，秦三碰钉子不止一次，懂得这老头子的一股劲儿，没有办法，下不了台，只得干笑几声，自己替自己打收场锣说：“那里话！那里话！老爹，你回去同你家姑娘

商量商量，明天我来听回话，这事不是当天办得好的，慢慢的说，我们明天见！”说完又连连拱手，连老人的回答“不用来听回话，已说到尽头了，”都不听，就转身走了。

那一个走了，这一个回到田里，儿子问：“什么要紧事？”

“鬼知道什么要紧事，还不是鬼主意！”

停了一歇，二小哥哥问：

“那家？”

“大云集刘财主。”

“喔，那个猪！看他那肥头肥脑就不像个人！”

“是的，心也不是人心。去年陈三娘上吊，不就为欠他七十块钱，一时还不出，硬把人家老板押将起来，哀求无门，急得人上吊！北乡这一带穷苦做田人，那一家不受他的害。人家女儿生得端正一点，就想方设法买去当丫头；当丫头，谁知道，乌七八糟！”

“狗杂种！”一锄头下去，因为用力太猛了点，锄头落了柄。

“二小受不了这个罪，我不把她往火坑里送——怎么，楔子碎了？不行，家去换一把吧。”

儿子蹲在田塍上整理了一会，还不济事，便向家中小路走去。剩下独在田中的老爹，忽然记起另一时另一件事。

目 录

费家的二小 / 1
小还的悲哀 / 25
湖 畔 / 37
招弟和她的马 / 53
玲 玲 / 79
湘行书简 / 99
飘零书简 / 103
呓语狂言 / 149
序 言 / 157